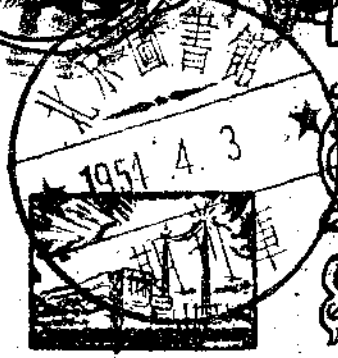


# 消息

5



## 長春的「鐵石部隊」 幽風

在東北和冀東的老百姓是沒有一個人不曉得姜鵬飛的名字的。當孩子半夜啼哭時，做母親的只要悄悄喊一聲：「姜鵬飛來了！」孩子們便會止住哭聲，攬進母親的懷里。

姜鵬飛今年五十七歲，三十年前，是一個馬賊，殺人越貨，無一不為，就是現在這樣年紀，還能縱馬放槍，不減當年「紅鬃子」的本色。他在東北有許多同生死共富貴的夥伴，因此九一八之後，日本特務機關非常倚重他。他是日寇在瀋陽、大連一帶特務機關的「地下工作者」，他主要的任務，就是偵察和破壞東北義勇軍的愛國活動，因此十五年來，有無數的東北愛國者死在姜鵬飛的手裏。他的名字代表着恐怖，以致小孩們一聽到他就全嚇得止住哭聲。

日本人始終重用姜鵬飛，在七七之後，他代替了殷汝耕在冀東組織偽軍，還是兼得日軍信任的一支隊伍。在一九四四年著名冀東「大掃蕩」中，他毀滅了整整四個縣份，殺了十七萬同胞。而當年與他浴血苦戰的，正

是中共驍將李運昌與張學詩。

日寇投降後，姜逆因反共有功，囑咐佈滿內外，又被政府委為新二十七軍軍長，與中共冀熱遼根據地作戰多次。三月末，姜的部眾全部空運長春，本擬委為長春防守司令，因為他臭名遠播，未便出面，終將此一要職改委軍事代表團團長陳家珍，但實際責任，仍為姜負責。由於他的部下多為擄馬出身，個個警戰，因此被稱為「鐵石部隊」。

目下與姜對壘的中共主將，則為

- 四平街之謎..... 陳浩
- 二次大戰最大秘密..... 麥文
- 歐洲門法記..... 伯覽
- 廢物利用集..... 野火
- 新港紙流通內幕(香港特訊)..... 方向
- 文化之窗..... 安等
- 「尊師」敬師「雙包案內幕」..... 成漢
- 覆尊師獻金委員會信..... 小母
- 馬寅初「考察」內幕..... 何幹
- 建國英才..... 辛
- 和平日報內有無附逆份子?一記者葉挺將軍的詩..... 郭沫若
- 葉挺未完成的詩句..... 高亮
- 揭開內幕，數教育年!(畫)米谷

周保忠，也是東北無人不知的人物，周是中共黨員，在北伐時為國民黨國民革命軍軍官，九一八後即在東滿領導抗日戰爭，是前東北抗日聯軍創造者之一兼第五軍軍長。抗日聯軍的許多領袖，如楊靖宇、李紅光、趙尚志等(都為中共黨員)，都已為祖國流盡最後一滴血，周是十四年苦戰後倖存幾個人中的一個。他和他的隊伍曾餐風飲露，像野人一樣，在荒山之上堅持了七八年，因此周目下全身是病，日寇投降後，他將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改編為東北人民自衛軍，並為總司令。

目下長春之戰，實際上就是一支為祖國奮鬥了十四年的軍隊與一支為敵寇服務了十四年的偽軍之間的戰鬥。

- 馬歇爾來得好快呀..... 西馬
- 三笑..... 于來
- 毒好外傳..... 獄生
- 先生此言差矣..... 律師
- 關於「羊甫新聞獎金」..... 楊剛
- 小報嘲罵大報..... 小記者
- 訪許廣平談滬國大婦女選舉..... 根清
- 遷川工廠聯合會壽終正寢..... 元
- 曾論的力量..... 孫鯁
- 飢荒處處說軍糧..... 揚
- 也算新聞..... 黎秀
- 患難餘生記..... 稻香
- 可望而不可即(畫)..... 高
- 孔祥熙妙人妙事補..... 陳參



# 歐洲舞台鬥法記

伯篋

### 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幾天來究竟在玩些什麼把戲，上海人似乎不大注意，也不大明瞭的了。東北的鑼鼓敲得緊，紐約的安全理事會傳來遠遠的叫喊聲，大家當然不關心了。不過，說老實話，這一場「洋鬼子」的鬥法，關係也着實重大。下月初巴黎的和會能否開得成，跟這一場鬥法大有關係。

這次安全理事會中的中心題材，是伊朗問題。英美利用伊朗對於蘇聯的控訴，曾經大事鋪張，對蘇聯來一個外交大示威。結果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先從安全理事會退席，來一個反示威；繼而蘇伊成立協定，伊朗政府撤回控訴，這一「釜底抽薪」的策略成功了，葛羅米柯也重復出現在安全理事會。但是，英美代表又堅持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上，不能把伊朗的控訴撤銷去；這顯然是有意跟蘇聯為難，同時却也有保全「面子」的作用在內。不過，蘇聯的外交也非常利害。一方面，伊朗政府直接命令駐美大使阿拉，撤回控訴；另一方面，波蘭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控訴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要求聯合國共同對付佛朗哥。

這兩個外交反攻的姿態，非常有力，結果還是靠了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的臨時動議，把蘇伊問題的討論延期，總算把形勢緩和下來。

這一場鬥法，主要可以說是把歐洲問題作中心的。蘇聯和英美各有一套做法，用上海人的說法，是「大亨對大亨」。但照這一次鬥法的情勢看，英美在聯合國機構中雖然擁有一大批蝦兵蟹將，看來聲勢極大，但蘇聯沉着應戰，還是把英美的攻勢衝破了。

照這一場鬥法爭看來，今後領導歐洲舞台的主角，無疑的是蘇聯了。雖然英國一手攤佈了希臘的選舉，讓保皇黨得到了勝利；雖然英美藉口干涉內政，把佛朗哥維持下來；但在整個歐洲向民主邁進的太潮流中，這樣扶植反動的法西斯政權，却是要大失人心的。所以，在歐洲舞台的鬥法中，蘇聯獲得了道義上的大勝利，這一影響的遠大，是不容忽視的。

就影響言，英國在這「鬥爭失敗」中，是最傷心的。這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疑的是英國保守黨政府對西班牙內戰「不干涉政策」的結果；想不到這次大戰的興隆未乾，工黨政府還是替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捧場。就英國關係說，固然是雙方更疏遠了；但更直接的影響，是英法對於戰後歐洲的政策，終於南轅而北轍。英國的「西歐集團」之夢，從此粉碎了。挪威代表賴伊以聯合國秘書長的身份，居然建議把蘇伊爭端延期討論，當場場英國之台也是倫敦方面始料不及的。

事實很顯明，在聯合國機構中，蘇聯對英美集團，雖然還是寡不敵衆，但它在歐洲的聲勢，却是如日方升，正在不斷增高。伊朗對蘇聯成立了協議，反蘇份子被肅清，這一個反蘇的重要基地，也終於失却了作用。

這一國際鬥爭，還要繼續進行，不會很快告一段落。然而，我們不相信這一鬥爭會造成第三次歐洲大戰。原因是英美在歐洲和中東，已經失却了所有重要的反蘇基地。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這三個伸入地中海的半島，固然還是在英美影響之下，最近美國艦隊還要在地中海來一次大演習，但這些蘇聯是不怕的。沒有大陸上的主要基地，進攻蘇聯將無所施其技。世界變得真快。再隔半年，歐洲大陸上人民政權的基礎，更加鞏固；法蘭西的反動力量，決無重行抬頭的可能。蘇聯終於衝破了西方的封鎖，它會把「人民的世紀」的真正奇蹟，拿給英美看，教它們非承認不可！

鎮江的大大先生們爲了愛重日俘們遺留的東洋狗，特開會撥款，設收容所，（已委楊浩爲主任），忙得不亦樂乎。



## 廢物利用

野夫

鎮江的大大先生們爲了愛重日俘們遺留的東洋狗，特開會撥款，設收容所，（已委楊浩爲主任），忙得不亦樂乎。

其實，「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人」這兩句話，已經失去了時代意義。現在是科學時代，一切講究實用。但是，人還不能迎合時代，像狗一樣可以個個都訓練成爲「軍用犬」，而且還要留點人性。這樣，本國同胞反不如東洋狗其理甚明，無須慨乎言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即在此。

陳公博判死刑後，聽到很多會不執行死刑討論，多數人是抱着懷疑態度。但也有人取肯定的看法，不僅陳公博不會死，其他漢奸也不會死。大家聽了，有點愕然！追問其理由，說來很簡單。人家都說漢奸用「五子登科」：「三羊開泰」等買命。其實，這不過是小賊而已，真正致命的，是他們有一套反共理論。

這套理論，並不因爲日本投降而失去其市場，所以他們拼命在雜誌上開拍，吸引讀者，要利用廢物，發筆大財。

# 二次大戰最大秘密

## 邱吉爾與羅斯福的矛盾

最近，美國報紙上曾透露出二次大戰中最大的一秘密。

紐約「下午報」(P.M.)的創辦人與編輯英柯沙爾(R. H. Ingersoll)，在大戰期間，曾擔任英軍與美軍統帥部間的聯絡，並且是參與計劃諾曼第登陸戰的參謀人員，因此他知道了許多軍事的及政治的祕密。本月十八日，他在下午報上，第一次著文暴露邱吉爾和羅斯福之間的失和，說明了邱吉爾在對德作戰期間，實行了多次的怠工，遲緩勝利的到來，並存心動搖三大盟國之間的合作。

在那篇文章裏，英柯沙爾指責的主要人物邱吉爾與英軍統帥蒙高茂萊元帥，前者與羅斯福失和，後者與盟軍統帥艾森豪華也不睦。邱吉爾與蒙高茂萊經常以德國的情報，反對早日開闢第二戰場。在登陸之後，他們在使用英軍時，又時常違背主要的戰略決定。英軍一面喊着要美國的援助，一面又主張應由英軍先入柏林，邱吉爾曾致電羅斯福說：「大英帝國要求英軍應在蘇軍入城之前，經由漢堡與不來梅先入柏林。」但羅斯福的回答簡單有力，只一個「不」字。據他說，羅斯福對邱吉爾這一電報，始終不肯寬恕，而邱吉爾也一直怨恨羅斯福拒絕他的建議，以致在戰爭後期，兩人感情很不融洽。

(麥文)

這一透露很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邱吉爾的本來面目。



# 四平街之謎

陳浩

長春之戰是十四日十九時開始的，經過四整天，終於在十八日的十九時完全結束(註)。政府軍隊長春之戰已完全失敗了。

長春與四平街的距離是二百華里，中間尚有公主嶺的山險，可是一直到現在，政府軍始終未能越過四平街，以教長春可望而不可即。報載新一軍已於十五日佔領四平街，十八日的消息且說有一部份已越四平街北進，抵達公主嶺。這消息是不可信的。第一、正式報告佔領四平街的機關是警備東北保安司令部，時間是十六日，由中央社發出，可是同日警備中央社電訊，依然提到中共軍在四平街。第二、佔領法庫遼陽等地之後，中央社即由當地發出電訊，可是直到現在，仍沒有由四平街發出的電訊。第三、十八日中央社消息，忽然說政府軍在老四平街，並指出政府軍與長春的距離為一百二十公里(即二百四十華里)，這就是承認，作為鐵路交岔

無論如何，東北的內戰已非停不可了。武力解決云云，說說可以，要做就做不通。一九二七年之後之內戰史，已證明用武力解決政爭一定走不通。何況今日之中共已非十年前前的中共，今日的東北人民武裝也非昨日可比。不要忘記，十四年來日寇以六十個師的力量尚未能消滅這遼東東北健兒。

由重慶傳出的消息說：蔣主席於十五日邀集政協綜合小組開會，親自主席，這是政協開會後的第一次。據說當周恩來到會時，蔣主席走下講台，與周握手，對王若飛秦邦憲等的遇難表示哀悼。同日晚又與周密談二小時。主席親自出馬，這消息似給人們帶來一絲希望。大局是否會有轉機，大概幾天之內，就可以有眉目了。

(註)根據中央社十四日長春報告，蘇軍離長春為十四日十時二十分。又據同社十六日瀋陽報告，長春之戰開始於十四日晚七時，是則距離蘇軍最後撤離達八小時又四十分。(兩訊均見文匯報)可見蘇軍撤離前二小時即已開戰之說，又是有意捏造的謠言



# 新港紙恢復流通內幕

## 本刊特約香港通訊

### 方向

香港金融市場的敏感，是「500000」一百元（B483001）的。據一般銀行界的人說：此不下於上海的。美金新滙率公（570000）五百元（C128001）舉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日寇會布之前，香港滙市就一直被騰（300000）總數計一萬萬三千代滙豐銀行支付了相當數目的風吹捲得動盪不寧；而當三月五百萬元。而舊港幣的發行總存款，這些支付了存款現在下旬，國幣滙市低跌到二三（數據估計是二萬萬八千萬元。已認為有效，以同樣的理由，國幣每萬元合港幣二十三元）這已經在市場上通行了的，約日寇迫發的紙幣，也是可以被左右的慘境時，金融市場上傳略等於舊港幣半數的「新港紙」承認的；其二是「新港紙」發行期間，英人已進了日寇的集出了「新港紙」即將恢復流通府即宣布停止流通，在合法的

消息。果然，四月二日下午，香港政府授權滙豐銀行宣布：「香港淪陷期間日寇發行的港幣准許流通。」這消息的公布，在金融市場上引起很大的激動，首先是國幣，跟着是黃金，相繼乘機抬起來。當天下午，國幣現貨從上午的最高價二三八七五漲至二五七五，期貨則由上午的二二八一二五飛躍到二七七，黃金當天是由三九〇上升到四二七，這幾天來的景象都在動亂中。但還動亂只限於金融市場（特別是國幣），物價並沒有跟着變動。

所謂「新港紙」，是日寇佔領期間滙豐銀行簽署發行的。票面有五十元（B35000）

金融交易上，它已經和軍票一樣地成爲廢紙，而在黑市上，它還能保持一個比價，並沒有從市場上完全退出。這些「新港紙」，大部分早已流入上海和廣州，在上海一向保持一元換國幣一二〇——一四〇元之間，在香港是值舊紙的二成五至三成。從三月廿一日傳播了恢復流通的消息起，滬港兩地新港紙同告上昇，一直到正式宣佈的前夕，與舊紙的比率已經超過了一比二。到了四月二日，這消息果然實現了，這批私生子公開的回流到市場上來。已經宣布廢止了的「新港紙」究竟爲什麼又宣布恢復流通呢？其間的原因是並不簡單

「禮數」中窺探出若干消息。「新港紙」的恢復流通，是不是會造成通貨膨脹呢？一般認爲是不會造成顯著的通貨膨脹的。因爲：第一，這批新港紙主要的集中在上海，能够馬上直接回流到香港市場的，爲數未必太多，而且宣佈廢止期間，一定會有大量的損毀。舊港紙發行過久，是需要增發一部分來補充。第二，香港淪陷期間，市況冷落，光復至今，已漸恢復繁榮，市場上增加籌碼也是很自然的。

也正因为這一點，一般相信，香港物價不會因恢復新港紙流通而急劇上漲。同時，公布之初，港政府還採取了以下兩種措施：一，大量拋出倉存物資。二，準備放寬貨物入口和外滙限制。來平抑物價，穩定新港紙重來後的金融市場。但有一個消息給這事件的內幕塗上了不堪聞問的色彩，這就是：政府宣布之前一個時期內，滙豐銀行及其有關方面曾在上海以二十萬萬元國幣（約合一千萬元舊港紙價）收回新港紙四五千萬萬元，在香港以同樣比價收回了一千多萬。



## 文之化窗

陪都電影，一曝不振，最近開映電影片是：雙鏡將，一夜銷魂，紅樓夢，牡丹花開，馮戲美人，韓蘭根滑稽片，寶油郎獨占花魁女，沒有牛張「建國」影片。

「清宮外史」——即光緒親政記，在重慶抗建堂演出，生意平平。

北平「解放」三日刊自四月三日發生「捕人」事件後，銷路大增，現已突破四萬份。

有人評北平的文化爲：「官報雖多不值錢，民主報紙買不到；雜誌春前苗野草，魯迅火炬一脈傳。」

其實，北平的大報，都是四開一張。

北平的華北日報直屬中宣部，等於中央日報北平版。

最近被迫停刊的「魯迅晚報」，八開大小，正面爲新聞，反面爲副刊。

救國會執委，名教育學家柳湜，上月二十五日由延飛渝。



### 究竟怎樣一會事？

# 「尊師」「敬師」雙包案

上海市尊師運動委員會在費來徹底解決這一個嚴重的問題。

報上登載了大幅的廣告，發動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了全市的著名名流，預備募集

的漫畫壁報等不計其數。可是一個「不幸」又「不

鮮」的事情發生了，有幾條馬路上所貼着的宣傳品盡被搗亂

份子撕毀。學生們到這個消息都表示萬分的憤慨，一個大

學生這樣說：「這裏又表現着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無恥之

徒永遠只會用這些卑鄙的手段。」一個朋友這樣說：「我

要尊敬我們的老師，他們撕掉了，我們可以再貼的。」

他們的宣傳計劃除了推銷教師章及張貼宣傳品外，還接

洽了電台去播音，訓練宣傳小

隊作歌詠演講話報等。雖然這運動還正方興未艾

，但已經收得了很好的效果。社會上漸漸的開始注意起這問

題來了。有幾個學生家長對我說：「先生當然要敬重的，天

地親師，先生就等於第二個父母。」但同時許多家長這樣說

：「教師生活固然苦，但政府為什麼不增加教育經費來提高

他們的待遇呢？却要學生出「尊師金」來養先生，要知道

我們做家長的也很難呀！」

學團聯看透了這一點，所以他們的敬師運動所採取的立

場是跟教師、家長、開明的校長站在一條陣線上，為教師生

活謀根本解決的辦法。——要

求政府提高教育經費！（成漢）

報出版，才在社裏首先提出「民主」字樣，繼起的是武漢

時報。

△上月，有「武漢文化聯誼會」者，白×特派員主持，

舉行時事座談會，××代表慷慨激昂的說：「第二個九一八

又到了！我們不惜為英英而犧牲！」大家都覺着會場上火藥

氣太重，恐怕原子彈丟下來，只好棄甲而走，會也只得宣告

「無疾而終」。(岑)

△福建在「地方不讓步」的情形下，地方自治固不必談

，就是幾本上海的雜誌，也還通不過。雷坊開究填着「性的

智識」「香豔熱情小說」「社會香豔哀情小說」。(漢)

## 特別預告

老舍先生長篇巨作「四世同堂」第一

部自出版以來，極受讀者歡迎。其第二

部「貧生」於出國前始脫稿，尚未發表。

現應本刊之請，已允將發表權讓予本刊

。即將在本刊連載，請讀者注意！

### 覆尊師獻金委員會書

上海市尊師獻金委員 生活清苦的教師嗎？『是的，這是一事實，但是請明白，我們並沒有把兒女送在義務學校裏，我們的兒女是經過了很困難的考試，考進了市立學校，市立學校雖不收學費，這亦是每個繳付了很重捐稅的人民應享權利。』現在物價高漲，生計艱難，從事教育者在這種高度經濟壓迫之下，雖欲勉力担負這個艱鉅的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這亦是事實，但這些話，應該向當局去講。諸公都是上達天庭老爺，有現任的大官、有國大代表、亦有官委的臨時市參議員，如存心尊師，就該向政府要求提高教育經費據理力爭才是道理。其次，來信中說：『國家經過長期抗戰之後，經濟狀況一時難以復原。』那末我們難道就沒有參加長期抗戰麼？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難道人民的經濟狀況已復原了麼？你們的信鄙人深刻的感覺到：師並未拿而對於學生家每却侮辱得够了。雖然，我是個『家長』，而蒙諸公亦尊稱『家長』，其實，這是要折死人的。尊師奉養。即請公安

鄙人華小母上  
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 馬寅初之「考察」內幕

何幹

經濟專家馬寅初博士，最近自大後方返滬，轉赴浙江縣原籍省親。

他年已六十有四，但頭上的白髮極少，精神旺盛如青年。他平時過着極規律的生活，每晨起身後，即洗冷水澡，晚上臨睡前，必洗一次熱水浴。

在重慶大學執教的時候，給青年人的印象極好，因為他敢說敢做，永遠站在正義的一面，不愧為人師表。

有一次，他在重大講戰時經濟危機，大膽指摘當時財政經濟政策之缺點，并攻擊當時財政部長孔祥熙博士之「多財善賈」，縱容部下貪污、做生意。他對孔氏的私產，調查得極切實，竟能列舉其財產數字毫厘不爽。在時事類編雜誌上，他又大寫文章，建議改善當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其時，重慶已經有一部份人認為「自由太多」了。於是，在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馬氏突然被特務請去，享受「自由太多」的生活。沙坪壩（重慶的學校區）的學生聞訊大譁，政府乃宣佈立法委員馬寅初已被派往東南數省，考察戰區經濟現狀。事實上，馬老先在「考察」的業名下，被囚在貴州境內的息烽八個月，繼在江西上饒，關了一年。

翌年，馬先生「考察」歸來，記者曾訪之於歌樂山木魚堡五號寓次。他一見面，侃侃而談。設在考察期內，讀完了英文原版的經濟學書籍五本，還大看唯物辯證法書籍。他認為用辯證法去說明幾個主要現象，還不失為有力的工具。

他對那個時候的限價問題，只有「不了了之」四個字，可以答覆。我問他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經濟是不是會崩潰？他說：『早已崩潰了！你想想，有了錢而買不到東西，你還能說經濟不崩潰嗎？通貨膨脹，怎麼能財物不漲？』他認為政府如果認真去徵實業稅，所得稅，則事先必須將孔祥熙等士留在國內。因為他認定孔博士有五十萬萬美元的資產，存

在美國，此公很可能將來會長期做海外寓公云。

講到當前中國政治之所以糟，士大夫沒有骨氣，也是一個主要因素。爲了想升官發財，許多人連硬骨頭也不要，便於雙膝下跪做奴才。

抗戰勝利之後，他在重慶幾次經濟團體的集會上，痛斥國營事業與民爭利之不當。最近一次，并公然指斥出賣國家利益予美國者爲漢奸。

在較場口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上，他也是被暴徒毆打的一個，他的舊馬褂，被人撕成片片。使他益加明瞭，只有民主實現，經濟危機才能解除。

### 建國幹才

「你們的兒女都是未來建國的幹才，需要有良好的教育，但是今天的教育正瀕於崩潰的境地。」這話是負責教育的當局。但是，誰知「今天的教育」正瀕於崩潰的境地，「今天的教育」正瀕於崩潰的境地，「今天的教育」正瀕於崩潰的境地。

付麼不多加教育經費，來解決這個問題，而要向老百姓募捐來敷衍一下？大概是怕我們的兒女，將來都成了「建國的幹才」，以致老爺衣鉢無傳了。



新華之新聞

# 和平日報內有無附逆份子？

## 滬渝兩版說法不同

本月十四、十五日上海和平日報第一版刊有大字廣告二條新聞，內稱：

「其加入偽中央社編譯部，奉命，係有利於抗戰之行為。」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平日報第一版刊有大字廣告二條新聞，內稱：「上海和平日報編譯主任蔣槐青，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汪逆偽命，係有利於抗戰之行為。」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在這一則啓事中要求新華日報連刊更正及道歉啓事三天，而且指定地位，要在第一版報頭下。否則就要「依法起訴，並保留要求賠償信譽損害之權。」口氣十分嚴重，令人感到是目前激烈的政爭波及新聞界中的一個反映。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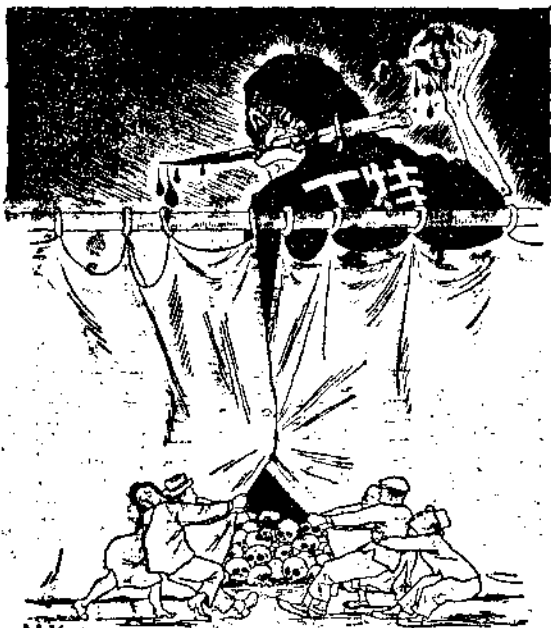
「本報啓事」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上海「海星」週報（按該報已被停刊）在四月二日刊了一則文章，揭發上海和平日報的蔣槐青、葛家良二人都在偽中央社任職。過了一星期，這條消息也傳到了重慶，四月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揭開幕內，救救青年！

在重慶，因蔣槐青、葛家良二人，係有利於抗戰之行為，故在重慶和平日報上，刊出「本報啓事」，其全文如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本報啓事」



## 葉挺將軍的詩

郭沫若

那是新四軍事變後的第二年（一九四二），希夷被囚在陪都郊外的某地。秋季快要完的時候了，他的夫人由廣東攜帶着一位八歲的女兒揚眉來看他，他們在獄中曾經會過幾次面。我在這時卻也得到了極可寶貴的一些意外的收穫。

十一月十六日希夷夫人帶着揚眉到賴家橋的寓所訪問我們，她把希夷手製的一枚「文虎章」送給我，作為他給我祝壽的禮物。那是由香烟罐的圓紙片製成的，正面正中用鋼筆橫寫着「文虎章」三個字，周圍環繞「壽強蕭伯納，駿逸人中龍」十個字。背面寫着「祝沫若兄五十大慶，葉挺」。在這之上，希夷夫人用紅絲線來訂上了佩綬，還用紅墨水來加上了邊沿。這樣一個寶貴的禮物，實在是使我懷着深厚的謝意和感激。我感激得溼着了眼淚。

不久我們從鄉下搬進了城，又從希夷夫人手裏得到希夷給我的一封信，信裏面還附有一首詩。

沫若兄：

在囚禁中與內子第二次聚會

澈夜長談二十四小時，曾說及十五日將往祝兄五十大慶，戲以香烟罐內圓紙片製一「文虎章」，上寫：「壽強蕭伯納，駿逸人中龍」兩句以祝。別後自思，不如改為下二句為佳

壽比蕭伯納，功追高爾基。

葉挺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渝郊紅爐廠囚室中。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為狗爬出的洞敞開着，一個聲音高叫着：

——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體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衝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安。

六面碰壁居士。三十一，十一月，二十一。」

這裏燃燒着無限的憤激，但也輻射着明澈的光輝，要這才是真正的詩。假使有青年朋友要學寫詩的話，我

希望他就從這樣的詩裏學。我敬佩希夷，事實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師。他有峻烈的正義感使他對於橫逆永不屈服，而同時又有透關的人生觀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的苦難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沒有這樣的精

神是不能忍耐的。假使沒有這樣的精

神，一個人不被軟化，成為人格破產者；也要被癱化，成為精神病患者。

然而希夷征服了這一切，現在果真是「地下的火衝騰，把活棺材燒掉」，而他「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他的詩是用生命和血寫成的，他的詩就是他自己。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希夷囚禁之後恢復自由，晚上在中共代表團看了他回來，又在電火光中反復讀着他這首詩。）

★ ★ ★

按：沫若先生此文作於葉挺將軍出獄後數日，而我們收到此文，却已是得到葉挺將軍殉難的噩耗之後了。沫若先生復讀此文，一定會倍增悲痛，這是我們想像得到的。

葉挺將軍富有雄才大略，深具正義感和無畏精神，這是眾所週知的。他最使人敬服的一種美德是平日對朋友或部下非常坦白隨便，毫不拘謹。而一到嚴肅關頭，則必一絲不苟，而且總是把大眾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害之前。據一位曾經親身經歷了「江南

事變」的青年說：葉挺將軍在失去自由之前，站立山頭，指揮部下突圍，置自己的死生於度外的那種情景，給了所有的人一種巨大的感覺，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覺得站在山頭的已經不是平日的葉軍長，而變成了一個異常的巨人。後來，他眼看自己的優秀幹部死傷殆盡，而四面的砲火却愈圍愈緊，痛心已極。最後，決定親自去勸說對方停火，以挽救剩下的這些優秀青年的生命。部下們料想去亦無效，而且對他自己非常危險，所以都勸阻他去。但是，他的去志是堅決的。臨行前，會對部下說了幾句簡短的話，大意是：「大家都死完，留着我沒用；假如他們還有一點人性，我相信我能說服他們。」說完，就隻身跑到對方的火線中去了。從此，他就失去了自由！我聽這一段敘述也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可是，當時在自已腦中所留下的那動人的印象，那種英雄氣概，却宛如發生在自已眼前一樣。

葉挺將軍在詩中說：「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想不到這句話却成了讖語。然而，葉挺將軍在中國人民的心裏却真正得到永生了！

四、一五、文聯社編者。

代  
仁洛、戴斌、王則如、紀民、張捷盛諸先生：尊見甚是，當竭力不負讀者希望，希多多賜稿。

編者





# 馬歇爾來得好快呀！

西馬

馬歇爾去了一個月，中國事情弄得一場糊塗，政協決議的實施無期，東北國共大戰，老百姓喊救命：「馬歇爾快回來呀」，中國事情非請外國人來解決不可，「四強」的面子實在太難看了。

馬歇爾本來原定四月底回來，現在忽然提前動身，居然四天四晚，趕到北平，用空城計的唱詞，真是「馬元帥的兵，來得好快呀！」

馬元帥爲什麼來得這樣快？當然是爲了東北問題。蘇聯決定了四月底撤兵，馬歇爾原定四月底回來，中央本定四月底以來佔領長春哈爾濱等地，蔣主席說在接收之前沒有政治問題可談，意思就是說一定要先拿到了長春哈爾濱這些地方之後再說。可是事情本不像預想一般的容易，中共反對中央「一黨武力接收」，蘇軍撤退之後，共軍便要進入長春，於是國共兩軍



## 三笑

于來

聯合日報四月十七「文學周刊」錢鍾書文，引格來格氏「笑劇心理學」之說曰，吾國「笑」字一拼音 Hsiao 中，人類四種笑聲已含其三：嘻嘻（i），哈哈（a），呵呵（o）。

此洋人確有奇想。因憶張恨水在渝時嘗作一文，刊於報端，論此三種笑聲，結論謂無論是嘻嘻、哈哈、呵呵，一概都要不得。此文刊出後，讀者皆不知其用意何在。有人爲之解曰：「此不難懂，試一看今日政治舞台，即得之矣。」蓋呵呵，何也；嘻嘻，CC也；哈哈者則H、H、孔也。時孔氏尚在行政院院長任內。

其時，重慶新聞檢查制度尚在，文網至嚴，執筆者動輒得咎，遂逼出此等轉彎抹角達於極點之文字，亦可慨也。

便在長春近郊展開了大戰。中央軍起初以爲共軍烏合之衆，不值美國裝備的國軍一擊，所以堅持非打不可，民主同盟調停，也被陳誠拒絕。聽說馬歇爾要來，國軍便加緊推進，打算在馬帥到華之前，先佔長春，以便將來談判之時預留地步。可是事與願違，共軍相當精銳，本溪昌圖一戰而五十二軍新一軍大敗，副軍長陣亡。於是馬歇爾十八日趕到北平，長春城內已經「消息不明」了。

馬歇爾來了，而長春之戰却更顯得激烈，「空軍捲入戰渦」，（這些空軍是根據租借法案而來的）陸軍不僅「空運赴援」。而且在晉陝方面也有大規模的調動，這些事情表示東北之戰，政府方面有一個龐大的預定計劃，預備在馬歇爾到來之前，造成一個戰場的優勢，然後再和中共與各黨派討價還價。現在蘇軍撤得快，共軍進得快，馬帥也來得快，於是長春注定了毀滅的運命，爲了「面子」，也不能不拚命的爭下去了。

既來了，他當然要有所動作，估計政府可以同意民盟提出的調停辦法，要中共「退出」長春，讓中央軍「接收主權」，然後再談政治問題。假如此種預料正確，那麼，我們老百姓真有點不解，爲什麼共軍未進城之前政府不答允這個提議呢？



## 葉挺未完成的詩句

高亮

「四次辭呈，三年軍長，一朝革職，無期徒刑」。這是葉將軍在被拘期中告郭沫若先生的幾句話。

葉將軍爲世界有名之軍事家，威名遠振，婦孺皆知。且文譽斐然，爲中國不可多得之儒將。曩年葉將軍奉部奉政府命渡江開赴黃河北岸之際，中途遭逢襲擊，當葉軍長行軍不領艱苦作戰之俄頃，又飢又累之餘，忽詩興勃發，詠有舊體詩兩句：

「霧裏美人雲裏山，臨崖立馬君試看；」

促其一同沈着困戰的錢俊瑞先生爲之續成。錢先生書生參入兵列，即逢是役，雖驚危萬狀，詩興尙不厭，即續詠兩句：

「層峯直上三千尺，出押蛟龍插翅飛。」

葉將軍的詩不僅風雅而且風流。伊對於夫人的愛好和關念，是葉將軍的友人，衆所周知的，今夫人而外，且有子女各一同遭非命，不亦可慨！按錢君的續句，「出押蛟龍插翅飛」一語，真「出押」未久，即「插翅飛」一行，惜乎，碧天茫茫竟一飛不返！錢君續語，竟成慘變徵兆！

# 審奸外傳

生獄

漢奸陳日平未審判前，其罪定為死刑，推事認為法官不應有成見，宜如一張白紙，一切根據事實法律定罪，因此，該漢奸得免一死，判處無期徒刑。但是，那位推事却因此離職了。

陳日平由死刑減為無期徒刑，得力於推事能尊重法的精神。有殺人放火之罪的林光炎，祇有十二年徒刑，弄得懂法律的人也不懂了。

有某開人之子，因漢奸罪而入獄，得三次保釋。據該法官入說，這是有疑法的精神的。

某日有客訪罷出院門，門警被驚，沉思良久，始曰：此客被保釋不久，竟來此拜訪，祇好搖頭嘆息而止。

李澤案因陳總統未返而被擱，現在陳總統回滬已久，倘無開審消息，據傳，在此時審判，甚使法官為難。判重則情有可原，判輕則恐輿論譁然，等機會擬用夾帶法、遮眼法使李澤超生。確否待證。

據滬漢奸條例第四條規定：漢奸案件應迅速審判，李澤被檢舉已三月，二月十八日開庭以來，擱而不問，又已二月。



## 中央『新華』兩報的筆戰 先生此言差矣！

——律師

二中全会以來，國共兩黨的宣傳戰重新開始，有時劍拔弩張，有時亦頗有風趣，譬如三月初中央日報寫了一篇攻擊蔣共產黨是賣世凱，新華日報乃於十一日仿蔣小說口吻來了一篇社論，叫做『先生此言差矣！』

最近『新華』登出了『駁蔣介石』，中央日報光起火來，一連來了幾篇反攻的社論，主要論點說『新華』的言論侮辱元首，『在法律上為有罪』云云。中央社便把這篇社論節要發電，上海報上也登過這個消息，題目是『中共侮辱元首，全國輿論一致斥責』。

以後『新華』沒有回答，筆者還沒有看到，不過就我所知，中央日報的這種說法實在頗有詭辯，因為侮辱元首，在法律上是無罪的。

在中國法律上，元首（總統）根本是人民中的一員，『在法律上』並無特殊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我為了好奇，再查了一次前清光緒末年頒佈的『大清新刑律』，這裏面也並沒有規定侮辱皇帝有罪的條款，共和之後，皇帝取消，那裏元首之與人民在法律上為平等，更無論矣。

說到侮辱，當然可以構成破壞名譽等等刑事罪，但，這也祇是普通的

刑事犯罪，被侮辱的『元首』也祇能以一個平民的資格向對方起訴，大家平等地對簿公庭，決不能因為自己

## 關於『羊羣新聞獎金』

——美國來鴻

楊剛

×兄：羊羣世，萬分悲痛。想不到當年勸他改行，從事文化工作，反促成其慘死早亡。荒淫無恥才正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大道，憤恨之極轉成傷心。從國內收到一些文章，於六十八人簽名抗議，尤覺振奮。我以為先兄已經去世，但獄中還有無數人的生命尚未可卜；羊羣不能保護自己的生命，他的死也許還可以替無數被囚禁者呼冤。現在他的被捕和死因不明。假如還未下葬，我請求你和朋友們商量為他舉行公祭。在公祭時做三件事：一、要求當局說明他的被捕原因和死因。二、立即釋放所有在獄政治犯。三、現在獄未釋的人要當局負他們生命安全的責任。現在正是爭人權、爭保障的軍事之時，一個政治犯之死，應該是其他政治犯學生才

好，不知你覺得如何？

其於，此地美國方面的朋友們想進行一個紀念羊羣的新聞自由獎金，捐集約美元數千元數目，每年以三百元獎金給當年被選的剛正不阿、堅持新聞自由的記者。事情在商談中，希望的是從中美兩國各有幾個負責人辦這件事，並聘請幾位公正評判員，斷定獎金承受人。此事照現在估量大約不難。簽名抗議的六十位先生一定會贊成我們這個提議的。

國內朋友及新聞界隨便能捐多少就是多少。美國人方面，藍德先生可以負責。這個人從私人交情講，真可以算是生死朋友。雖然其中也有責任感，但他的關心切至，純出於私人友情。又，六十人抗議已經衆議。Hoy de Law 拿去放在國會聽候審判了。

祝好

楊剛



# 民主生活的試驗

權清

### 許廣平先生談國太女代表選舉

三十五年四月十六日，上海婦女界在民主運動中增添了一頁光輝的歷史。在週末，她們自動地選舉出三十五位國太代表，成爲爭取婦女參政的先聲。

第二天下午，記者走訪許廣平先生。她是這次選舉的主持人之一，並且以一萬零八百廿九的最多數票當選爲代表。

在霞飛路一個陳設簡樸的房間裏，進門左邊的牆壁上懸掛着魯迅先生的遺像，許先生就坐在對着遺像的椅子上向記者談起這次選舉的事情。

開始她就很慎重地說道：「這次選舉的動機和目的，不僅是爲了爭取婦女界的國大代表，主要的是作一種民主生活的試驗。由於上海婦女聯誼會、中國婦女聯誼會上海分會、女青年會幾個團體的努力，很順利的完成這個任務；各方面給予我們的贊助和關心，也實在值得感謝。」

儘管這次選舉是全國（除去中基區）普選的第一次試驗，而且獲得相當廣泛的成就，真正起了民主教育的作用。但許先生依然毫不客氣地嚴格地作了一個自我批判。她說：

「參加這次選舉的婦女，雖然相

當的多，但比起全國婦女的數目來，實在不夠普遍。當然是由於時間太促了，從開始籌備到選舉揭曉，一共只有半個多月；又受着財力的限制，連印製選舉票的經費都感困難。由於宣傳、教育、聯絡工作不夠，不能使全市婦女都熱烈參加，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同時在進行選舉的時候，又因爲投票地點分配不均，信用地方困難，甚至到臨時不得不更換地點，以致許多投票的人錯過時間，影響投票的數額也不小。」

許先生更進一步的指出：許多女工、職業婦女、家庭婦女，因爲生活和工作關係，無法來參加選舉。又有許多人在參加初選之後，以爲複選是候選人的事情了，沒有認清選舉權的重要。這些情形，更使人感覺到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不可分性，以及從實踐中使人民得民主經驗的重要。由此也可以證明許先生認爲這次選舉是「民主生活的試驗」的見解是十分正確。

儘管如此，許先生更從這次選舉中發現真正民主的方式選舉的優點。她說：「比如在有些選舉中，一個

人可以投幾十張票的現象，這次選舉是沒有的；也有人想如此，結果他們是失望了。

「同時，可以看見平素對選舉有經驗的婦女，在這次選舉中表現得異常出色。尤其是女學生們，她們在籌備工作中做得很好，對候選人的資格介紹，發表選的主張、演說、辯論都很有生動熱烈，其太學在初選中還有不少希望的人當選，但在複選後則紛紛落選。還有女工們對候選人都有過認真的討論、檢查，所以她們的票子非常集中。」說到這裏，她順便提到有人認爲女工們當選爲代表，將來出席國太似乎大笑大方，「未免太不名流化」了。

「我就對那些人說：這些年來，女工們可比一般知識婦女進步多了，與其忽視她們的力量，還是跟她們多學習些好！」

許先生並坦白表示，她以爲如果

## 小報嘲罵大報

小記者

關於陳璧君的「醜婢」事件，大報罵小報低級趣味，歡喜登載桃色事件，此風由來已久。可是反其道而行之，小報罵大報低級趣味，愛登桃色新聞，則不能不說是「新聞界裏的新聞」。

事情是發源於本月十五日，本埠和平日報登了一個花邊新聞，描寫審判漢奸陳璧君時的一段插曲。和平日報「本報特訊」說，陳璧君有一個漂亮

能有幾位一向爲婦女福利努力的人，如李德全、俞慶棠、蔡英諸先生，能參加國大爲婦女代表就很理想了。同時她告訴記者：這次選舉得到中國婦女會（該會爲上層婦女名流所組織）的擁護和物質的幫助很大。她曾向顧惠慶夫人接洽過，請中國婦女會參加這次選舉，可惜她們現在分散各地，一時無從決定。

在許先生談話中，時時都很謙虛地表示她自己實在不夠資格當選，並且希望各方多多指導。她說：「好在這次選舉主要是試驗，學習民主生活，并非真正國太代表。但是有了這次選舉，以後就好參考了。」

記者只好苦笑着說：「上海婦女界多少還經過了這次民主生活的試驗，我們却連這點滋味都沒有嚐過，應該被指導的還是我們哩！」

「比露露了頭，生得『細皮白肉』，『比露露影明星還要漂亮』，並且特別推薦，說『看過此人，任何女人可以勿要操勤心浪』云云。

此訊一出，第二天就有兩張小報立刻起而加以諷嘲，一家說這報紙「爲了銷路而登這新聞」，另一家則更不客氣，說「大報」居然登此種消息，大概該記者有一點色慾狂。看情形，報紙價值不一定依紙張的大小來判斷這件事，就要快爲讀者所認識了。



# 言論的力量

孫 鯁

言論是有力量，祇要是正確的，進步的；然而又距離大眾的意識不遠，因此能夠了解與接受的言論，是有力量。退步落後的言論，可能也有煽動的力量，但這種從較低級的一部分人們裏發生作用起來的力量是暫時的，特別是大眾或世界整個在前進的時候。

日本軍閥有關係，平時本來在研究與調查，做偵探工作的。但是放毒藥大概完全出於臆造。因為中國許多地方，至今還殘留着惡邪神會放毒藥於飲料水內毒害人民的迷信及恐怖。至於近代的戰爭中是否需採用或在採用這種方法實在可疑的。

但正在這時候，上海有一種小本子的定期刊物，好像名叫解放，上面發表一篇文章，大聲疾呼地說明這種行動應當趕緊制止或停止。大意是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警覺性是應該提高的，但不應無組織的亂打人，祇應把可疑的人捉去交給一定地方或組織去調查。

如果這樣亂打下去，可能被敵人利用，可能真正的抗日者反遭毒手的（大意如此）。這篇文字表現了言論的力量，發表之後，別的報上，如謝六逸編的立報副刊上，及別種刊物上登出前幾日被打的某某等人實在並非日本人或漢奸的聲明。這樣一來，如過去的路旁打人的事情便沒有了。這種情形豈不是表示了正確的言論是有力量的。

但是不正確的，落後的，甚至有有害的言論，在一定情形之下，也會發生暫時的效力。如果與人們的迷信，無知，成見，一切落後的意識的思想系統相配合的時候，或者天真的本能意識被歪曲的引導的時候，不過如在進步的時候，這種落後，倒退的作用種是暫時，因為經不起人們的細想，說明，批評與分析，一受這等作用，便挑散了。

回憶八月十三日的抗日戰爭起來後，上海的人們都非常興奮，同時也非常鎮定的。但是經過一個時期，日軍漸漸進攻來，被毀的地方漸多，上海市收容的難民也漸次多起來。這時候人心逐漸覺得有點不安靜，一部人實在已經發生日本侵略者要進來的恐怖。於是謠言發生了，說已有日本人及漢奸侵入上海市中來打聽消息與放毒藥。於是引起了有些人們的張惶。

這種驚惶的發生，也是無怪的，上海本有三井等日本大財閥所開的公司，侵略中國為目的的人們的團體，不但都與

行人相戒，不敢在路旁閑看或徘徊，因為恐引起旁人的注意，懷疑，而被打。這時候言論界大都不加批評。偶然有些發表則認為是民意抗敵的表示

其實，力量還是有的，不過還沒有起決定性的作用。保甲制、這回的市參議會等等可以說人民是普遍地在反對，但是毫不被理睬，進行如故。可見對於這些事情，單獨講話是不夠的，況且官吏及附屬物，對於從前清朝傳下來的「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的定律，許多地方，還在被廣泛地採用，實在沒有減少，祇有加甚。這裏就表示了輿論力量不夠；但是大家進步的思想與說，它的力量也是不可抹煞的。

假使來個抗戰勝利的論功行賞的話，我想民族工業家是應該沾到一份的；他們在抗戰初起的時候，就將大批機械、資金、人力，冒着轟炸的危險，從上海搬遷到長沙、漢口，又從漢口長沙西遷川桂。八年期間，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從事生產；現在勝利了，他們所遭過的卻是：破產。遷川桂工廠聯合會，顧名思義，是各地西遷廠商的一個組織，去年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從事向政府交涉民營工廠復員、拍賣敵偽工廠等問題，由顏繼秋先生等主持其事。

可是前幾天發生問題了。有警察局人員數名，手持「公事」，到東照華德路該會會所，說要見負責人，「公事」上寫着：「該會若干會員，在外藉該會名義，非法活動，應予制止；」

警察局人員表示：「我等係奉局方命令，請爾等立即解散。」該會負責人說：「如要解散，須經大會通過，鄙人等不能擅自作主。」

警察局人員則曰：「解散不必費時，僅將會牌懸下即可！」幾經相持，局方人員態度強硬，「遷川桂工廠聯合會」的牌子遂被移下矣。

遷川桂工廠聯合會

萬終至癡 元

# 飢荒處處說軍糧

楊

災區十九省，災民三千萬。談到災荒，也就使人聯想到軍糧。假使說，戰火兵燹，旱蝗水潦，已造成燎原的大火。那末征收軍糧，就是火上加油，使飢荒的勢更加浩大。

中國本來是多兵國，在平時就號稱三百萬，因為抗戰，數目當然還要加幾倍。當兵的一向也叫做吃糧的，那末本年度究竟要多少軍糧呢？據大公報重慶訊：「軍米配額，收復區約二千餘萬担，其餘各省總共負擔約少五分之一。」那總數就是約三千六百餘萬担。這個數目是否驚人，我們可以用善救總署運來的賑米來作比較。善救總署是現在全世界苦難國家的救命皇菩薩，我們中國更是寄以無窮希望。據宣佈：總署運華已到之米，至今計一一六〇噸。以一担米重一六〇斤計，折合約為十四萬担，僅為配購軍米千分之四弱。無怪乎今日配購軍米，竟似一陣摧枯拉朽、奪命追魂的颶風。吹到東，東喊吃不消；吹到西，西喊不得了。

在湖南，要徵購一百五十萬石。老百姓實在是窮窮，「硬是沒有」。為證明「守法」起見，請政府派員向民家再搜，有糧即封。在湖北，老百姓被逼得投河、吊頸，向政府請願，姑且以命代糧。在河南駐軍在老百姓門口駕起機槍來，搜槍存糧。在福建，糧官藉備糧之便，強姦婦女致死。浮徵、虛報、硬吃、徵不付錢。……迫使老百姓靠吃浮萍、糟糠、青艸、野菜、樹皮、樹根、泥土苟延生命。

老百姓苦不堪言，大兵也是一樣。不久前，在上海，有一個大兵捧了一塊「餅」給一個報館編輯，請他嘗嘗「糧」的滋味。據那位編輯說：「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問題是明明白白的：糧荒是事實，大兵太多是事實，貪官趁火打劫也是事實。某高級軍事負責人，在省府討論軍糧問題時說：「軍糧徵不到，軍隊無食，要鬧到民逼軍反，那我可不能負責。」這話確也不錯。民為邦本，「兵為官本」。到了那時，局勢的確太嚴重啊！



## 也算新聞

黎秀

密雲期文化札記

### 一件「大」事

近幾天，首都南京出了一件轟動全城的事，有錢有閒的人們都關心着這件事，茶樓酒肆都議論着這件事，大小報紙都大事宣揚着這件事，看起來真像一件國家大事。這件事，不是馬歇爾來華，不是政府還都，不是「國民大會」新場落成，不是審漢奸，不是爭敵產，不是搶房產……你道是什麼事？原來是有一位唱中國花旦的美國人，名叫華婷，他在夫子廟「南京戲院」演平劇！「紅娘」，「玉堂春」……於是，夫子廟前，車水馬龍，鬧得萬人空巷，搶買戲票比搶房子、搶敵產還要搶得凶。這是真正的「昇平氣象」，「國之佳兆」。看見此種「盛況」的人一定不能相信中國各地還有無數餓死的難民，還有無數無人過問的「榮譽軍人」！

### 硬是事實

據說「有傷風化」的歌曲、戲劇、刊物都將受「取締」了，這該是「福音」！但是，我們似乎還只聽「樓梯響」。上海，淪陷期間所拍的色彩影片，不單未被認真「取締」，而且市場正在擴大。即在今日的陪都，這些偽片也有了不小的地位。試翻開重慶的報紙，立刻就會使你看到觸目驚心的電影廣告。試抄一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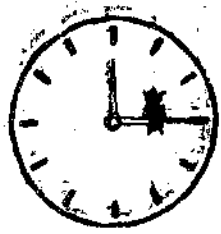
「香艸透頂，諷刺入骨，蕩氣怡情，潑刺風騷。」

這是出現在陪都各報上的影片「王熙鳳」的廣告。也許你不相信這會發生在作了七年「戰時行都」的重慶，然而這却硬是事實。

### 「打」風日盛

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於本月八日為慶祝音樂節、舉行音樂演奏會，附近「中央

大學」附中高中部學生數十人強欲無票入場不遂，次日復糾合二百餘同學，再度尋釁，擲石塊，喊口號，儼然「搶白堂」、「較場口」遺風。音樂院學生竭力避免衝突，總算沒有打起來。至夜十一時散會後，那批青年武士心猶不甘，又「動員」了四百餘人，乘雨進攻，音樂院同學至此始不得不出而應戰，以自衛衛校，結果把來攻者打退，雙方都有多人受傷。事後，中大附中學生并派出隊伍，沿路佈崗，檢查行人，連音樂院教員亦不能免，驟使青木關頭，瀰漫戰時空氣，據說其緊張情況是過去八年來所未有的。所以鬧得如此嚴重，據說是因為少數策動者受過某種訓練，並非無組織者，故能駕輕就熟。音樂院學生已進城避難并請願。又據說教育部為澈底平息糾紛計，正考慮令音樂院遷出青木關。不過，我們想，恐怕僅此還不足以「澈底平息糾紛」應該加上令該院以後凡有演奏會，必須多留空位，多備贈券，以便有求必應。否則，你即使搬開，人家也還是可以坐了卡車來打的。上海電力公司不是已經有過例子了嗎？



# 患難餘生記

杜魯

其實自從領袖的面孔也罷，實從領袖的腦壳也罷，實目的驅從究竟不及理智的服從。即就劉和尚而論，聽說他因為私人粉紅色事件，被他的太太在蔣先生面前哭訴一番，蔣先生聽了之後，把劉健羣叫到面前大罵一頓，劉健羣大為心灰意冷，法西斯的氣概頓然消失，披髮入山去做和尚去了。這般故事，果確實，可見劉健羣對於領袖「腦壳」的信仰還不够堅決，亦可見盲目的信仰究竟比不上理智的信仰。

話說得遠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劉張兩粒回到南京之後，對於我的報告也許還不算很壞，因為接着得到消息，知道蔣先生有意約我往南京和他當面一談。由杜月笙先生出面對我表示，他願意親自陪送我往南京見蔣先生，並於晤談後親自陪送我回上海。這提出於杜先生的一番好意。當時上海有個地方協會，是由上海工商界鉅子所組織的，杜先生是該會的重要份子，（好像就是該會會長，已記不精）秘書長是任之先生。我由

任之先生的介紹而認識杜先生。當時杜先生在上海社會上的勢力是衆所周知的，同時又是蔣先生最親信的一人，有許多職業界的朋友覺得由他出來保證安全是再靠得住沒有，多贊成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着胸脯說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來，安全絕對沒有問題」。他一面這樣說，一面即電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於某日親到火車站來接我們。

我當時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慮之外，還要徵求救國會的幾位同志的意見，因此在未決定以前，對於杜先生之約一時未置可否。在討論期間，當然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同志估計不致有任何意外（指扣留之類），儘可赴甯一談。有些同志却認爲不妥，關於救亡運動的態度既不能隨便遷就，即有意外的可能。經過大家兩次會議討論之後，決定不去。

去，很不痛快，認爲是失約。當天下午在中滙大樓（杜先生的辦公處）和杜先生談話的時候，在座的還有一位老資格的銀行家，他和蔣先生很接近，平日對我也很有好感，聽到我的決議，很誠懇地不慌不忙地對我說：「你不知道蔣先生的脾氣！你這次要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國內是休想駐足的！蔣先生叫張公權往南京去做鐵道部部長，他原來不願意幹，但是有人對他暗示，蔣先生叫你幹就非幹不可，否則你只有出國，公權不得已也只好幹了。」但是我的意思已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只有謝謝這位銀行家的好意，並再三對杜先生道歉而已。

後來據杜先生說，嚴戴笠在南京果乘車往車站來接我們，接不到人，只得喪氣乘原車而回，那天早晨適有傾盆大雨，泥濘溜滑，半途車子翻覆，弄得全身污泥，實在對不住他。在他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

別的不成問題，尙成問題的却是上述某銀行家所說的話。我既拒約，有些熟悉實際情形的朋友便認爲我不宜再住在家里，於是只得隱藏。講到再流亡海外的計劃，我剛由海外回來不到四五個月，負債未清，在經濟力上也無法再作海外之行。但是愛護我的朋友認爲我非速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較近的香港，這樣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當時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領導抗戰，也是救亡運動蓬蓬勃勃的一個區域，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後，便創辦生活日報，同時編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週刊，所以採用這樣累贅的名稱因爲生活週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詞，在內地發行才不受阻礙。當時的香港，文化園地非常荒涼，和在抗戰以後的情形相差很遠，當地日報每日銷數最多的不過五六千份，生活日報一出版即每日銷到二萬份，已震驚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當時的香港究竟不宜於全國性的報紙，日報寄到內地，在時間性上已不免落後，而郵費又奇昂，因此生活日報每月虧本，虧到四五個月，無法再翻下去，只得自動停刊。同時也因爲救亡運動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實上也無法兼顧。

當時編輯部人馬却相當充實，有金仲華、傅達尊、王紀元、及柳漢誥

並先生參加，後來胡適之先生由法國回來，也加入我們的陣營。人力相當充實，而財力却不能雄厚。生活日報原在上海發起，原定資本三十萬，係兩合股份公司性質，承各處讀者踴躍投資，不到一個月已籌集資本十五萬元以上。那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聞而震驚，聽說會經開會討論，想單獨投資十萬元，後來因知道是兩合公司，雖多投資而亦無法操縱，只得作罷。生活日報原可順利產生，後因我受到政治的壓迫，實際上辦不起來。為顧全投資讀者的利益及本報的信用起見，將存在銀行的股款本利全部歸還。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時，因係試驗性質，係由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資助，結果在經濟上是遭到相當的損失。

但是由於本報同人的努力，在推進救亡運動的效用却有着相當的影響。當時民族統一戰綫已在積極醞釀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統一戰綫，最主要迅速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換句話說，國內必須和平統一，作為團結抗戰的基礎，原有的內戰固然不應繼續，更不許有其他內戰的發生。當時中央與西南處於很尖銳的敵對地位，而我們堅持民族統一戰綫的立場，持論和當時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時論不同。他們有的站在袒護中央的立場，便主張中央用武力討伐西南；有的站在袒護西南的立場，便主張西

南用武力反抗中央；總之「不幸而開火，無論誰打誰，新的內戰又起，這對於全國團結抗戰都是不利的。我們站在全國團結抗戰的立場，反對原有的內戰繼續下去，也反對有任何新的內戰又發生出來；不管它是國共戰爭也好，中央與地方戰爭也好，都是有於我們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國團結抗戰的莫大的障礙，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主張中央應採納西南抗戰的請求，同時西南應力避與中央武力的衝突。我們的這種主張，曾在當時言論上作有力的表現，堅持到底，毫不動搖。

我們當時不但對於西南問題有這樣的態度，並推廣這個原則應用到整個的救亡運動，就是在團結禦侮的大原則下各方面都應該消釋前嫌，為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問題共同奮鬥！也就是民族統一戰綫的形成。我們幾位在港的朋友會着這個問題，討論了幾天幾夜，結果草成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團結禦侮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條件，由我親自帶到上海，再和沈鈞儒章乃器諸先生及其他救國會諸同志作詳盡的檢討，經過港滬幾位朋友多次的商討和修正之後，最後由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諸先生和我四人（當時陶行知先生因赴美經港，對小冊子內容亦曾參與商討。）共同負責署名發表。這本小冊子最初產生於

香港的生活日報館，最後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國，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重大反應。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時候。

除上述的那個小冊子外，關於辦理生活日報的詳細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的經過一文載在拙著「經歷」一書中。在港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字，後來印成一本坦白集，並把團結禦侮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條件收在該書附錄裏，以便瀏覽。

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對於讀者諸友的報告。

在港辦報的時候，正是陳濟棠氏在廣東做「廣東王」的時候。我和他原無一面之雅，他聽見我到香港辦報，特派曾任經濟部次長的潘宜之先生由廣州到香港來約我去談談。潘先生，我在英國時曾見過幾面，那時他在天津讀書，我在倫敦及旅行到天津時都在友人處遇過他。我當時知道他是廣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時候，頭腦都比較地清楚，所以我們還談得來，雖並沒有過什麼深談。陳氏派他來約我，也許因為知道他在英國的時候認識我。我站在新聞記者

，第二天即須回港。

到廣州後，承陳氏派副官招待，先在一個修講室的旅舍休息一會，當晚即往陳氏所自建的花園別墅。（似是這樣名稱，或是小花園，已記不清的建築。）他有好幾輛很寬大講究的汽車，特派副官乘一輛來接我去。近別墅及別墅圍武裝保衛森嚴，持槍獨立，見有陳氏副官陪同一人乘車陳氏自己的汽車疾駛而來，也許以為是什麼大官兒，都大行起敬禮，不知道只是一個新聞記者。陳氏副官，親至車旁迎接，身穿灰藍色綢衫，彬彬有禮，看上去却好像鄉間來的一位財主士紳。我們大概單獨兩人對談了二小時，談的是抗戰問題。當時西南有不少人認為非倒蔣不能抗戰，陳在當時也有這類意見，這和我上述的團結禦侮的意見不無出入，我便盡其所知，詳為說明，臨行時，仍由他的副官乘汽車護送，他親自送到車旁，親手代開車門，行一深鞠躬禮而別，頗能謙恭下士。第二日仍由潘宜之先生陪送我乘火車回香港，臨行時他說：「陳老總覺得文人生活艱苦，如你同意的話，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謝謝他的體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辦報辦刊物，向來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錢為鐵則，所以請他代為婉謝。

（五·未完）



# 孔祥熙妙人妙事補

陳參

實在榮幸，我是孔公庸之的學生。他當過我們大學的校長，後來很長的一個時期又當董事長。但，我還有更榮幸的事，庸公也是這個大學的畢業生，校友會的名冊上，庸公之名赫然在焉！前兩天，校友會曾在上海海關俱樂部中開會歡迎。在重慶時，此公常常在校友會上大發妙論。此番，我本應前往俱樂部一聆雅教，可惜因事未果，實在抱憾得很。

庸公在重慶校友會中發過一些什麼妙論呢？我本想一一抄出，可惜我不能像何幹兄那樣，能在「孔祥熙妙人妙事」(載本刊第二期)一文中，有年有月，有根有據地錄之於書。我祇能憑記憶所得，聊供讀者一笑。

某次校友會，庸公大談其植物油燈，謂此項油燈足以抵制舶來品。比電燈還亮，還好。勸告無錢接電燈者，大可買油燈一盞。此公殊不知油燈之售價竟比電燈及電氣高出數倍，而窮公務員根本無力計及。孔公所住之官邸，固永遠通電如晝也。

又某次校友會中，庸公以「維他命西餐」推銷於諸弟子之前。計綠豆湯一，豆餅一，麵粉肉團一，炒菠菜

一，尾食是洋山芋半片，及巴力茶一杯。巴力茶者為炒焦之黃豆，抗戰某一期中曾用作咖啡之代用品。孔公即席演講，謂「我的健康就是得力於此種簡便的飯食，大家不妨一試。」

其實此公歷來已經肥胖如豬，小民之生死存亡，早已置諸度外。此公還專請秘書一名，編「營養週刊」一種，推銷「維他命西餐」。識者謂，這真是維「他」命，而非維「我」命也。

又某次校友聚餐，孔公為被請之客人。孔公屆時大為客氣，說是客要由我請，那能大家出錢？繼而曰：「我沒有啥錢。不過這點小意思，我還出得起。你們不要以為當部長就有錢

啊。當部長薪俸才八百塊。當部長有什麼稀奇。我的「部長」都向我辭職呢？……你們要當部長也很容易……上海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不也有服裝部，文具部，玩具部嗎？……」聞者真是哭笑不得，但對於此公之「滄泊明志」却都大為恭維。

孔公一向豪爽，某次擬邀請其部下二人吃飯，但庸公之賄，已經忘記此部下的尊姓大名。祇對他的高等黨差說：「就是那個在財政部的，胖子，戴眼鏡。」當差等因奉此，祇好在部裏人事司的名冊上，找出一個戴眼鏡的胖子來，與孔公共餐，聊以搪塞了事。這位胖子頗有應對之才，所以沒有拆穿西洋鏡。

抗戰期間，後方民衆常有捐獻飛機之事。某次有五架戰鬥機在重慶珊瑚壩機場舉行命名典禮。當朝一品孔副院長自然要前來訓話，孔公精神抖擻，口若懸河，但聽衆都已現出不安之色。原來他的演講，是大談其滑翔機，滑翔機在航空上的功用，滑翔機與國民體育的關係，並勸聽衆常常到跳傘塔一試跳傘風味，以為強國強種之初步功夫。庸公根本不知是日昇空者並非有意義的滑翔機，而係戰鬥機那樣的真傢伙。末了，戰鬥機昇空而去，庸公也大拍其手。他是否立即發覺了自己的錯誤，記者當時也無從判斷。

三年前的一个秋天，重慶民衆有獻金之舉，按日分由各界捐獻，輪到銀行界那天，孔公也來恭與其盛。大家就高呼：

「請孔副院長拿錢出來！」

「十萬！」

「十萬不行，要五十萬！」

「五十萬太少，起碼一百萬！」

你一言，我一語，弄得全場轟動，最後還是通過一百萬。孔公高坐在上，笑容可掬，然後慢條斯理地站了起來：「我那裏有錢？我是一個公務員啊！此外，我不過作了一點小小的生意而已。」

政府曾經三令五申，禁止公務員兼營商業。庸公以副院長的資格竟不打自招，自承是官僚資本家。如此坦白，可敬，可敬！

至於那天庸公到底捐了多少，則留待後世史家去費心考據一番罷！



可望而不可即

——西作——

## 消息

半周刊 每星期一、四出版

編輯人 宋明志  
 發行人 謝易成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消息半周刊社  
 三三三弄十一號

本報定價法幣貳百元  
 本刊在島贈登記中